

陈延年字联的发现与考辨

张 庚

2020年7月的一天，我到安庆市图书馆查阅地方文献，意外发现了一幅署名陈延年的挽联，喜疑交加。喜的是，我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，陆续发现了陈独秀1898年写的一首五言诗和1904年写的一幅挽联，并著文将迄今陈独秀最早的诗和联公布于网络报端，今天，我和陈延年又不期而遇。

欣喜之余，又有些疑虑：署名的陈延年，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，还是同名同姓的他人呢？独秀先生著作等身，仅任建树、李银德主编的《陈独秀著作选编》，就皇皇六卷计277万字。而陈延年的文章、政治报告和书信，到目前为止仅发现九篇，加上标点符号尚不足13000字。只言片语，对于陈延年烈士的生平研究，亦是弥足珍贵。那么，这果然是我期待的陈延年的吗？

那一天，雨下得哗啦啦。我顶着一张旧报纸，赤着脚蹬水往家赶，浑身都是淋化了的铅字。在雷雨交加的行走中，我一步步捋清了思路，对署名陈延年的挽联有了初步的认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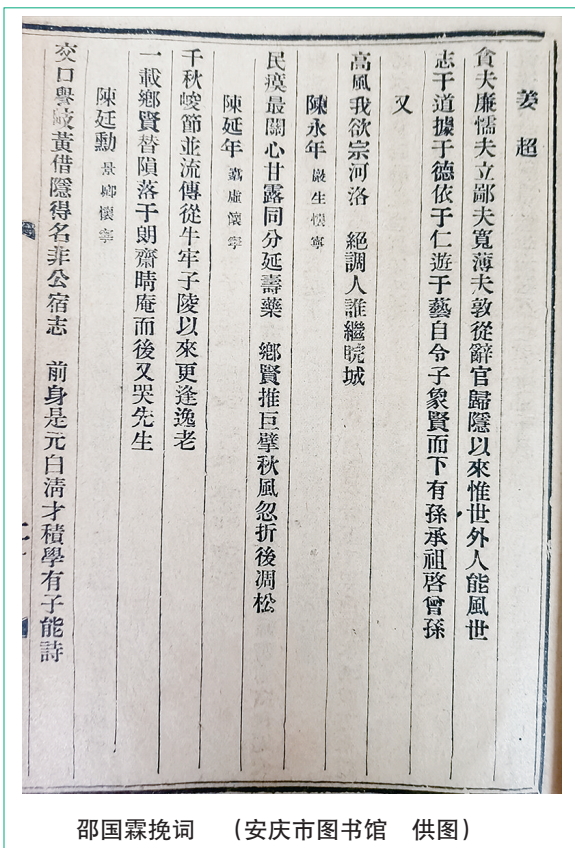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册挽词，题端的是清道人。清道人叫李瑞清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进士，出任过两江师范学堂的监督，既是教育家、书画家，又是收藏大家。我藏有《安庆城隍庙碑拓片》，就是清道人的旧物。虽然是传统的经折装，却开本宏阔、变裱为贴，妥妥的大家风范。仅此研判，援得清道人题端的，自然不会是凡夫俗子。

果然，这册挽词是写给一位怀宁籍的贡生，叫邵国霖。清光绪年间，袁世凯出任朝鲜公使，邵国霖是项城的随员。八年里，邵国霖由“县丞擢知县晋銜同知”。不过，这位官运亨通的邵国霖，偏偏不走寻常路，弃“项城之势位富厚”，归隐故里的“龙山旧庐”，悬壶自给，做了一位“不良相而良医”的村老。

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七十九岁的邵国霖自挽一联：“志学但安贫与古为徒不怨不尤反求诸己，逃名以终老而今可免善继善述敢告后人”，不久溘然而逝。为其遗像作赞的，是时任安徽省长黄家杰。送来挽联的，有出任过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，有太湖的赵继椿，桐城的阮仲勉、姚永概。更多的则是怀宁老乡，诸如胡家的胡远濬、胡远勋、胡远芬，舒家的舒景衡、舒铁香、舒鸿貽，国大代表何雯、张伯衍，还有陈际唐、马伯瑶、丁述明、郝秀观、冯如简、产绍泗等官绅名宿。

送来挽联的一千名人之间，有一位“非著名人物”，叫姜超。姜超的伯父姜颖生，和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是“正厅级”的同僚，同为“左清晖而右麓台”的大画家。关键的是，姜超的夫人是陈独秀的二姐。继姜超之后，是陈永年的挽联，而陈永年是陈独秀长兄陈孟吉的儿子。当年军阀倪嗣冲查抄陈家大屋，陈延年、陈乔年越墙而逃，被军警错抓的就是这位陈永年。紧随陈永年挽联的，便是让我喜疑交加、署名陈延年的挽联。

挽词中的祭文，是姜超写的。读罢祭文，方知姜家与邵家有世谊，姜超授业于邵国霖，并与其哲嗣邵仁溥乃莫逆之交。先师故去，弟子姜超带着外甥和挽联同去吊唁。



邵国霖挽词（安庆市图书馆 供图）

署名陈延年的挽联，就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所作，似在情理之中。

读《义门陈氏宗谱》，我关注了一个细节。陈衍庶的原配柯城拳庄的方氏早殇，续娶浙人谢氏，并纳怀宁邵氏为侧室。陈衍庶侧室邵氏和邵国霖皆为怀宁之邵，若为同宗，那么陈家和邵家便多了一份姻亲关系。而姜超前往凭吊，除了和邵家的师门之谊、莫逆之交，又添了陈家女婿的身份。巧的是，送挽联的还有一位“非著名人物”叫吴向荣，他娶了陈独秀的大姐，同为陈家女婿，和姜超是“一担挑”的连襟。陈孟吉早殇，陈独秀投身革命，陈家的大女婿吴向荣、二女婿姜超，只好带着陈孟吉和陈独秀的子辈陈永年陈延年，奔走于治丧的礼仪之中。吴向荣也好，姜超也好，陈永年也好，他们都在勉力地支撑着陈家门庭。陈延年身为陈独秀的长子，呈上一幅挽联，当在情理之中。

哀词成册的1917年，陈延年已离开安庆两载，刚刚考进上海震旦大学。据彭健华回忆：1916—1917年间，陈延年的祖母谢老夫人，曾到上海看望过延年和乔年；据陈松年回忆，1919—1920年，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留学时，给家里写过书信，还寄来一些杂志。从这两段回忆看，陈延年在上海和法国期间，和安庆的家里一直有着讯息沟通。邵国霖以“援光武故人之例”而饮誉乡里，闻悉噩耗的陈延年，于沪上寄来挽联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陈延年在安庆读私塾，进怀宁尚志小学堂，继入全皖中学，在彭健华、陈松年的回忆录中，均有表述。陈松年对兄长陈延年是极为敬佩的，他说：延年的文章写得好，看过他文章的先生都说，若是再行科举，延年必能入泮折桂。那么，我们便来看看，这副署名陈延年的挽联：

千秋峻节并流传纵牛牢子陵以来更逢逸老
一载乡贤替陨落于朗斋晴庵而后又哭先生

上联用牛牢子陵之典，牛牢和子陵皆为东汉初年的名士。汉光武帝布衣时，牛牢曾谏言刘秀当为天子。后来刘秀称帝，便请牛牢入朝为官，牛牢以疾恒辞；子陵和刘秀是同窗好友，刘秀登基后思贤恋旧，屡召子陵，子陵遂埋名换姓，隐居在桐庐的富春江畔，终日耕读垂钓。牛牢、子陵这种不慕富贵、不图名利的思想品格，就是挽联中的“千秋峻节”。此时笔锋一转，取邵国霖不就项城之聘，而推为当代的牛牢、子陵。行文遣意之间，油然“山似文章不喜平”之境。

下联让我们一下子回到了1976年，这一年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相继离世，三次垂泪成了我们记忆中最不幸的一年。同样不幸的1917年，朗斋、晴庵和邵国霖这三位怀宁乡贤交替陨落，而让撰联人泪眼婆娑的朗斋、晴庵，是何许人呢？

朗斋是怀宁洪思亮的字，因仰慕乾隆名士洪亮吉的刚正不阿，将原名洪钧改为洪思亮。这位光绪三年（1877）的进士，出任过浙江衢州知府、安徽高等学堂的监督。而晴庵则是怀宁方朗的字。方朗早年从戎，以军功而县丞、同知，再擢吉林分巡道，是位官居四品的大员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朗斋、晴庵和同邑的陈家，均有瓜葛。民国肇始，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，朗斋任民政司长，是为搭档。晴庵世居怀宁禄水乡（今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乡），周边“九里十三庙”，都是方家的土地田产。而义门陈氏祠堂就坐落在禄水乡的地盘上，两家不免惺惺相惜。

和洁身不臣的邵国霖一样，朗斋为人儒雅、为官清廉。衢州教案时，朗斋因敢于直言而挂靴。晴庵为官时，作为中朝勘界代表而据理力争，为维护大清宗地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晴庵归田后，赈灾济困、捐资助学，是出了名的“方大善人”。

陈延年就读的怀宁尚志小学堂，金主之一便是其祖父陈衍庶，其捐了纹银五十两。方大善人晴庵则捐以桐城大龙湾田租，计一百五十五块大洋。而朗斋不置田产，家无浮财，捐了二十块大洋。

不论挽联的平仄对仗，单就引经据典，将邵国霖、朗斋、晴庵比拟于牛牢、子陵，足见其立意之高，既表达了对乡贤的崇敬和哀思，又抒发了撰联人的志向和情怀。按当年那位先生的评判，非入泮折桂的陈延年而不能为，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在陈延年的署名之下，还有翥虚怀宁四个小字。按照哀词的体例，是名、字和籍贯的排序。陈延年是名，怀宁是籍贯，而翥虚便是字了。据《义门陈氏宗谱》，陈延年是遐字辈，谱名叫遐延，无字号记载。据黎显衡《陈延年》一文，陈延年曾化名林木、陈东，笔名用过人、东，再无它载。那么，从今天起，陈延年除了名、谱名、笔名、化名，又多了一个字叫翥虚，翱翔苍穹的意思。

陈家的长者，借传说中的仙鹤，来寓意长寿，故以延年名之。不过，陈延年并没有像他的名，如鹤一般长寿延年，倒是像极了翥虚的海燕，在怒吼的大海上，在闪电中间，高傲地飞翔。